

雪花阅读

乡村生活的现实图谱

——马建华小说《河畔人家》背景与人物解读

出生于城市一代的小资，在阅读《河畔人家》时，可能会面临时空转换的障碍。

不但颇有商业头脑，经历坎坷的小说主角刘希海（二莽）和他善良漂亮的妻子李晓晓在向记者真诚地微笑。

这就是乡村的现实。这就是马建华先生在《河畔人家》中描绘的乡村现实图谱。

但是，昨天在一桌吃酒，并不妨碍他们今天又开始血腥的内部争斗！更不会妨碍他们明天拿起扁担锄头，一致对付邻村、邻乡的想抢占他们利益的恶邻。

这是华夏数千年来农耕文明所带来的本位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果。

王大怀小学文凭，早年是“杨柳公社农技员”，属于临时聘用人员，后来虽然有其妻申维淑自荐枕席而成了正式人员。

如果仅仅是这样，王大怀或许还难以在乡村立起形象，立住阵脚。

我们有很多人善良地以为中国的乡村政治已经进入到了民主政治，因为现在有了“村民自治委员会”。

如果说王大怀在某些时候还能拉大旗作虎皮，偶尔行事能挠到上面的痒处，却是“百分之百”的恶人——随时都是一副泼妇的嘴脸。



高成兵“生性暴戾，对父母不恭不敬，好吃懒做，有时还对父母拳脚相加，忤逆不道……”

刘希海，刘二莽，是马建华先生着力塑造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乡村人物。

刘希海及其家人，代表了中国乡村最后一点纯真，一点善良，一点传统的伦理。

或许，这正是作家马建华要达到的效果。近年，网上时有大咖或精英人物在回忆乡村怎么怎么，乡愁怎么怎么。

而作家马建华笔于乡村，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并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给出了大胆的暗示：乡村生活的真正出路，在于没有乡村！

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自我臆想，而是有其根据。

至此，作家马建华写了一部好小说。只是，马建华为了某种需要不得不再灿烂几段：二莽和李晓晓和好如初，生意兴隆，幸福甜蜜。

美好在于平常，美好在于日日夜夜，不在于结局。作家应该肯定的，是那种可以预期的幸福，逻辑状态下的幸福，而不是善善恶恶之下的快感。

我的家乡，三岩龙绒古，曾经也有大片的青稞地，蓝天碧染，阳光温暖，灿黄的青稞地绵延成金色的海。

我们把他拾得的青稞穗子交给他，他笑咪咪地接手，刨开火塘的灰，将穗子放入，再埋上滚烫的灰。

青稞收完了，地上再无青稞穗子可捡，吃不到噜噜，娃娃们就远离了大甘家。



雪花 第2178期

遇见理塘 车菊平 慢慢跨越318国道，撩开尘封已久的烙印，只为邂逅你途中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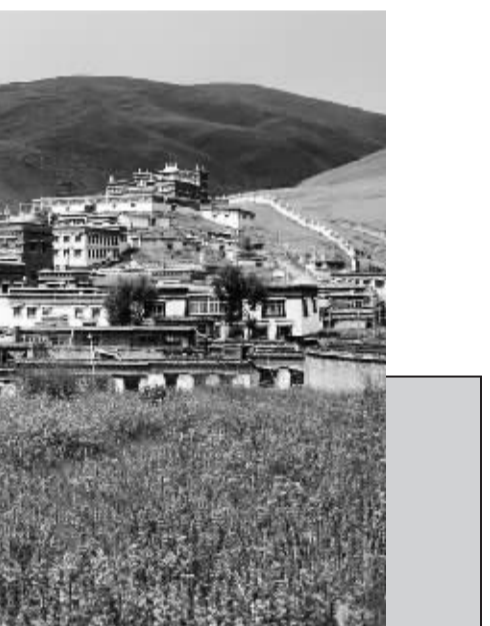
绒古记忆·大甘家

我的家乡，三岩龙绒古，曾经也有大片的青稞地，蓝天碧染，阳光温暖，灿黄的青稞地绵延成金色的海。

吃完了噜噜，娃娃们立刻就抛弃了大甘家，作鸟兽散，去田间地头疯跑。

我在背窝里回头看大甘家，他倚在门边，头发依旧蓬乱，火塘里的火更旺了。

青稞收完了，地上再无青稞穗子可捡，吃不到噜噜，娃娃们就远离了大甘家。



失语的村庄(组诗) 唐闻 落日 河谷中的落日 比谁都清醒 可饮下了太多的酒

上厚厚一层芝麻，油腻的香气钻进鼻孔，口水立即溢满了口腔。一张芝麻饼分成好几块，眨眼功夫就进了我们的胃。

大人们再不允许我们靠近大甘家和他的小屋。我的头上，身上，长了很多很多爬得很快的小虫子。

后来外公退休了，阿妈顶了他的班，去县上工作，我被带到了县上念书。

缪斯星座

失语的村庄(组诗)

第一章 空间的碎片

落日 河谷中的落日 比谁都清醒 可饮下了太多的酒 让人误以为 天地都醉了一塌糊涂的时刻

乡村日记

在小坝村的日子·摇核桃

在孩子们的簇拥下到了村中，村子里家家都有院子，清一色地用柴禾垒起来的。

核桃树大都依着山脚栽的，不是很高大，也就是这两年才挂果的。

核桃树大都依着山脚栽的，不是很高大，也就是这两年才挂果的。

不知什么心理，学生们鼓起掌来，可能是想看看我上树的本事。

开了锅，“老师，这里有”，“老师，那里面有”……往下一看，他们可乐开了怀。

我当然得慢慢来，一个树枝，一个树枝地不管有没有都摇它两下。

“这是规矩，他们说，‘你上树摇，出的力最大，可一个也没捡到，长輩说不能出力的人吃亏。’

这样，我们摇了好几棵，衣兜，裤兜都装满了，天也要黑了，大家说说笑笑往回赶。

几个小的，到了各自家门口就回了，几个大的，硬把我送到了学校才回去。